

又是银花满山园

童年的酸酸甜甜

□陈莉

转眼间,一年一度的儿童节到了,我的儿子又会让我带他去大餐一顿吧。想到这里,我不禁回忆起自己童年的酸酸甜甜。

那时候,家里很穷。平时没有什么零食吃,只是学校里有用白纸包着的一小包瓜子和花生卖,可我和姐姐没有零花钱。幸好,家里的大米是自家地里产的,每逢村口来了吆喝炸米子的,姐姐就领着我,拿了家里的米去加工。津津有味地看着干煸的米变成蓬松的大个头。在路上,我们就边走边往嘴里塞,觉得满口留香,又香又脆。回到家里,就赶紧烧一壶水,加点红糖,把米子一泡,软绵绵的,吃下肚去,又是一番滋味。

那个年代,日子很苦,连吃颗糖果都是稀罕事。记得有一年,妈妈不知从哪儿弄来几颗糖果,分给我两颗,还给姐姐留下了两颗。我乐滋滋地吃完了自己的那一份。妈妈出门办事去了,把我独自一人扔在家里。我知道那两颗糖果放在抽屉里,心里就像有一棵狗尾巴草在挠啊挠,难受得很。因为那种甜味诱惑着我,可我也知道,那不是我应该吃的。然而,我终于忍耐不住。我轻手轻脚地跑过去,把那两颗糖果一股脑儿吃光了。等姐姐回来,糖果已经到我肚子里了。

妈妈过来数落了我一阵,恨不得给我一巴掌。姐姐却懂事地拦住了妈妈:“没事,就当是我疼妹妹吃了!”听了姐姐的话,我悔恨的眼泪马上掉落下来。看我的眼泪滚下来,姐姐马上过来逗我开心。她让我把漂亮的糖纸展开,一正一反地折叠起来,然后,分成一大一小两半边。她打出一个结,其中,小半边就成了一个小脑袋。她接着把大半边舒展成一个完整的圆圈,这就成了一个小姑娘的裙子了。糖纸就仿佛一个翩翩起舞的小女孩了,她穿着五颜六色的裙子,漂亮极了!

我马上破涕为笑,跟姐姐一起折起“糖纸姑娘”来。妈妈大约也能体会小孩子馋嘴是天性。她温柔地过来搂住了我俩的头,说:“你们好好学习,将来有了真本事,就有吃不完的糖果啦!”

多少年过去了,那一个夜晚还在我的心上。我为自己禁不住诱惑而懊恼,也为姐姐的体贴而感动,还有妈妈那句话里的鞭策也一直激励着我。

我的童年,在物质上的确是酸涩贫穷的,可是,姐姐的善解人意,妈妈的亲切温柔,又带给我无尽的甜蜜。我的童年啊,就像一串糖葫芦,酸酸又甜甜。



□邵玉龙

在外玩耍的儿子惊喜地跑回来,激动地说:“爸爸,金银花,金银花,要120元一斤呢!”“什么?金银花?”“对,我还是在玉成堂大药房看到的呢!”

我知道儿子高兴的原因,作为金银花哺育一代的后人,对之自然也有一定的情结。想到这儿,我不得一阵感动。时间已经是5月下旬,家乡又该是银花满山园了吧!我的思绪开始飞到了故乡,飞到了那些年前……

金银花是家乡唯一的经济作物,父亲常说:“如果说红薯让人活下来的话,金银花就是我们摆脱贫困的依靠。”要问家乡的金银花有多少,不知道。只知道,一到初夏麦小满的时候,满山满园的金银花将家乡装点得银白金黄,地里满是采摘的人们,家中尽是晾晒的花针,全乡全镇都笼罩在淡淡的馨香里!

采摘金银花是大人们都参与的事情,每天月亮将落,天色微明的时候,露水满地的小路就开始印上了父母们的脚印,尽管小气的露水总是用打湿他们的衣角作为报复,但越来越多的脚步声很快将沉睡的山野唤醒,露水便很快失去了最后的反抗力量。这时候,清晨的金银花在薄雾中都显得乳白一片,但经验丰富的父母们知道

哪些早已迫不及待,哪些还需成长等候。他们熟练的右手三指合作,快速地伸出,轻巧地一捏,再迅速地一拽,最后微微地一甩,成熟的花针便舒舒服服地躺在左手的篮子里了。不停地伸出,不停地甩动,篮子里便逐渐堆成一个个馒头的形状。邻近的采花人不停地大声说着,有时还大声笑起来。只有当一块地的银花全都采摘完毕,父母们才能获得回家吃饭的自由。

一到家,母亲们就开始紧张地张罗早餐,时间的原因,一般都很简单。父亲们则把采下的银花均匀地撒在自家的院子里、房顶上,或者有老人看护的农场里,去撮合她们和阳光美丽约会。早饭后,父母们则再次来到地里,让手指继续在花墩上舞蹈……

家中经过阳光抚慰的花针身体懒洋洋地变软,香气也更加地浓郁,看护的老人禁不住拿起几朵放在茶碗中,看茶水变得浅黄、金黄,最后在惬意中一饮而下,随着轻微而悠长的一声“啊——”全身被阳光煎熬的慵懒和暑气一扫而光。

小贩们开始不停地穿大街,过小巷,“花子味,收——花子来!”尽管父母们给银花取了个简单可爱的名字,听起来特亲切,但看家狗却没这感觉,马上给予小贩们“汪、汪”的警告。

此举引得老人们一阵的呵斥,小贩们却抓住机会和老人攀谈起来。

“大爷,你们这花子真好!咋种的这是?”

“那是,咱这是独家品种!”受到恭维的老人便有点不谦虚起来。

“真好!这样吧,大爷,交给我,我出大价钱。”

“给多少?”

“像这样的,二十五!”小贩夸张地伸出摊开的右手。

“呵呵,你渴不?我给你倒杯水?”

“别,大爷,你老给个话,怎么样?”

“这个价不行,我们家的早被镇上老陈家定下了,全都三十一斤。”

老人的眼角都是笑,小贩则遗憾地离去。老人们看着地上的银花,笑意也愈发地盛了!孩子们无法参与其中,但都偷偷地把自家开得最好的,或个头最大的花针收集起来,用文具盒带到学校里。一到课间,随着盒子的打开,教室里便弥漫着清幽的银花香。每个人选几朵自认最好的花朵,将一些花的底端掐断,向后拉出花蕊,带出晶莹的小液滴,然后逐个用舌头吸吮品尝,比谁的最香甜,获胜者大呼小叫,一阵吹播;失败的虽不垂头丧气,却都心怀不甘,暗自琢磨,明天带更好的再来比过,一定要杀一杀

对方的傲气。

最高兴的是银花采摘完毕的大集,父亲们将一袋袋的干花放在自行车上捆好,母亲们小心翼翼地在一旁再三叮嘱,孩子们则满怀期待地等着晚上的到来。傍晚,当喝着酒的父亲,将一沓厚厚的钞票交到母亲手上的时候,孩子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,再当父亲变戏法般拿出他们心仪已久的玩具时,巨大的欣喜让他们立刻忘记了吃饭,一把夺过,转身就跑,找小朋友炫耀去也!而我记忆犹新的是,每当母亲将我的学费递给我时,我总能认出,它就是那叠曾经带着父亲体温的银花。

“爸爸,今年的银花好贵,爷爷可以卖个好价钱了!”儿子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,“爸爸,你想什么呢?”

“哦,没什么,是该卖个好价钱了。”我附和着儿子说。

如同梦醒的我,身上还似乎弥漫着银花的香气。我知道,那些日子不会再回来了。当年比花香甜、炫耀玩具的小伙伴们都已长大:许多人像我一样,为生计漂泊到遥远的异乡;还有的继续在家,重复着父辈昨天的故事。不知他们是否都和我一样,全身也深深地烙着银花的印迹?

我想,等儿子长大后,我会好好地给他讲银花的故事,银花的清香。

养鹰记

□王贵宏

我这个人有个嗜好,不爱花恋草,不擅琴棋书画,偏爱养个鸟,喂个小动物什么的。

前几年的一个夏天,我到山上放鸟竟意外地捡到一只毛茸茸、灰嘟嘟的小鹰崽。它大概是从山崖上的巢里滚下而跌伤了,两只眼睛红红的,像是刚刚伤心哭过。我把它放进一个鸟笼拎回家,然而它一连几天蔫蔫的,不吃不动,只偶尔痛苦凄惨地叫着,声音像敲铁片儿似的清脆、尖利、短促,见它还未长大就如此性烈,倔强,我想一定养不活了。可它这样小,这样嫩,连羽毛都没长丰,放出去不饿死也会被什么吞噬。一生出这样的顾虑,心就感到沉重,竟一夜未睡好。

谁知第二天清晨我趿着鞋急急去檐下看它时,发现它精神好多了,眼睛圆亮的又黑又亮,最令人高兴的是笼内食盒里切碎的

小鱼也不见了。哦,它吃东西!一种欣慰的感觉涌上心头。我急忙去田里掘了些蚯蚓。看它吞噬蚯蚓那贪婪而笨拙的样子,我感到可笑,可一想到它很快就会长满一双强健的翅膀,去搏击长风迎风雨斗时,我又感到一种莫名的骄傲!小鹰呵,那时你会忘记是谁给予你的新生和自由,你会用短促而悠远的呼唤向我致意吗?

日月如梭,一晃几个月过去了,小雏鹰已长成一只羽翼丰满、铁喙利爪的硕大苍鹰了。它吞噬食物已很熟练,无论是活蛇还是死鼠,它都能迅速地用那只尖喙和利爪将它们撕碎、吞尽,铁喙内只留下一些鼠毛、蛇屎及几点斑斑血痕。

又过了些日子,我想,该让它回到大自然中去了,它大概向往这个时刻已很久了。于是在一个秋日东升的早晨,拎着它攀上松林中一个很高的山崖,打开笼门,我想它一定会迎着冉冉上升

的红日,向广阔的天空起飞。可无论怎么拍呀轰呀,它如同麻木般不肯出来。干脆,我用一根木棍一下把它捅了出来。可它笨拙地呼扇两下翅膀,茫然地立在一块岩石上,塑像般站立着一动不动。那双圆圆的眼睛呆呆地,疑惑地望着我不知所措。我急了,抓住它的双翅向山崖上空用力一抛,它蓦地受了一惊,短促地叫了一声,胡乱舞动双翅,噢,它还真飞起来了!然而它那宽大的翅膀渐渐扇动得缓慢而沉重;终于被超负荷的肥胖身体坠落在崖下繁茂的树林中……

几天后,当我再一次光顾那片树林时,发现一棵树下零散地有些长长短短的羽毛,我的心怦怦直跳,不安地伏下身去,这分明是苍鹰的羽毛,大概被黄鼠狼或什么动物吃掉了。我的心里涌起一阵悲哀。我知道,这一定是我放飞的那只鹰,可我多么不希望是那只倾注我无限幻想和心



血的鹰呵!然而,一截被咬断的腿骨上系着一根红线绳彻底地证明了它的不幸。我为它痛苦惋惜,它本该成为天上一个矫健的

精灵。郁郁中,我似乎悟出了一点道理:暖巢里和呵护下长大的虽然也是鹰,然而它绝不会有一双矫健的翅膀。